

# 女性主义视角下对琦尔维斯形象的解读

马金叶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泰安 271000

**摘要:** 女性主义视角的建构与运用对审视小说人物形象分析提供了独特的方式方法, 本文将从琦尔维斯的女性意识、女性身份、女性局限性、女性的至高追求这四个维度来重新认识这一人物形象, 通过对琦尔维斯这一女性人物的人生价值与悲剧命运分析, 从而深入探讨女性的自我意识、自我觉醒与自我救赎的关系, 更好地理解其形象的社会意义。

**关键词:** 小酒店; 琦尔维斯; 女性; 性格弱点

一八七七年, 自然主义代表作家左拉《卢贡—马卡尔家族》的第七部小说《小酒店》问世, 它是法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以工人为主人公的杰作, 是左拉的一次探索性的创新。作为那个时代先进典型的反面表现, 《小酒店》再现了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工人家庭衰败的生活, 围绕女主人公琦尔维斯一生的经历, 写了她从贫困到发家再到破产的三部曲。女主人公从勤劳到懦弱迷茫再到堕落的心路历程, 展示了特定时代下一个女人在困难与挫折面前特有的情感体验, 具有一定程度的典型性。历来有很多研究者这部作品对此进行了多角度的赏析。本文创新性地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 从女性意识、女性身份、女性局限性、女性的至高追求等角度来分析琦尔维斯的人物形象, 深入理解并体会琦尔维斯内心深处的情感底蕴, 从而更好地应对苦难与挫折、直面现实人生。

琦尔维斯这一人物贯穿作品始终, 她的经历是小说的一条重要的行文线索, 她勤劳、善良、能干, 但就是这样一个人没有任何伤害力的女人最后却在楼梯底的小窟窿里死去。她的一生, 从金滴街最有本事的洗衣妇到变成一个娼妓, 从在大饭店里吃羊腿牛肉到最后去吃“很污秽的东西”, 最后压死她的不是饥饿与寒冷, 而是一次又一次所谓的爱情的打击、邻里的流言与虚伪以及自己的懦弱与堕落。堕落的过程本是无知无觉的, 这是一个细水流长的历程, 但就是这种无声无息的腐蚀让一个原本独立坚强、善良勤劳的女性毁灭在了那个时代里。

作为一个女性, 她在思想意识、待人接物、对待爱情、对待人生等方面所展现的典型性特征里, 有着大多数女性的影子, 同时她的形象是复杂的, 应该辩证地一分为二地去看待:

## 一、女性意识觉醒的不充分性—独立与懦弱

### 1. 独立与自主

虽然琦尔维斯的整个的生命过程是悲惨,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她已经有了自我奋斗意识的萌芽。文章起始, 琦尔维斯面对败光积蓄的事实, 就曾向情夫朗蒂耶做出过设想, 只要“肯发奋”和“努力工作”, 他们的日子

就会越来越好。在朗蒂耶弃她而去后, 她自己担起了家庭的重任。在与古波奋斗了一段时间后, 他们有了家具(欧洲人看中家具, 有家具才算有产业), 开始受到了区内有身份的人的重视。在古波受伤后, 她没有把古波送往花费较少, 省时省力的医院, 而是“有主见地”将古波带回了家, 在家里精心照料, 医疗费花掉了他们所有的积蓄。在这种困境中, 她仍坚持她的梦想, 最后在顾奢的资助下, 她成功租下了洗衣房, 开始了自己的事业, 并雇佣了两名女工, 又再次赢得了本区人的尊重。

### 2. 懦弱与虚荣

但是她又是懦弱的。例如, 文章开篇即写琦尔维斯在冷风中等待情夫朗蒂耶回家的情景, 朗蒂耶夜深回家的情况已经持续了八天, 琦尔维斯虽然在心里已经明白他回家晚的真正原因, 但仍然试图自我欺骗。对待他的斥责, 而她的选择只有呜咽。在与古波结婚后, 对待丈夫的酗酒以及懒惰, 琦尔维斯却表示:“她男人稍微开心, 有什么不好呢? 应该对男人放松缰绳, 才能保持家庭和睦。不然的话, 你一言, 我一语, 说着说着就会打起来。我的上帝! 我得理解一切。”这种懦弱无疑成为了她堕落的加速器。尽管她办起了洗衣房, 但是不幸的是, 社会的腐朽、古波的嗜酒习惯、朗蒂耶的花言巧语再加上自己强烈的虚荣心和薄弱的自制力, 让她日渐颓废, 洗衣房的运营也日渐低迷, 最后这段事业以失败告终, 并欠下了很多外债。

## 二、对女性身份认知的模糊性—母职与妻子

作为一位母亲, 她尽心尽力去抚养她的孩子:“如果我只晓得自己胡闹寻开心, 您叫我怎能养活我的孩子们呢?”在贫苦的境况中,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给孩子力所能及的呵护。作为一名妻子, 她尽到了自己应该做的责任, 比如照顾古波以及赡养古波妈妈。

但是对于母亲和妻子的身份界限她却有着清晰的认知。对于母亲这个角色, 她只知道给予孩子吃饱穿暖的物质条件, 却或多或少地缺乏了给孩子以心灵的呵护。对于娜娜的成长来说, 琦尔维斯在出生时期望娜娜:“您

将来长大了，要和爸爸妈妈一样做个正经人，不可做坏人。”但是她和古波却没有成为好的榜样，比如，娜娜在青少年时期所看到的琦尔维斯的乱伦现象对她的心理成长有着很大的影响。对于妻子这个角色，她十几岁便随情夫朗蒂埃离家出走，甚至没有婚姻的保证。在同古波结婚后，竟又被朗蒂埃迷惑，她可以拒绝善良的顾奢却迷失在情夫的花言巧语下。

同时，作为一名母亲和妻子就应该明白，当加入了另一个家庭，责任就应该是由双方共同承担的。当琦尔维斯把自己生孩子的痛苦形容成“不到一个喷嚏的功夫”，然后轻描淡写地告诉古波时；当她默默地一个人去“供养四张嘴”的时候；当她承受下她本就负担不了的一切责任时，这就避免不了她的牺牲换来的只能是别人无休止的压榨与索取。

### 三、特定时代女性局限性的体现—环境与男权

《小酒店》作为资本主义工业转型时期的产物，那时工人阶级的生活普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琦尔维斯的生活悲剧很大一方面是社会造成的。社会上本就给予女性的生存空间就不是很多，所得的劳动报酬也不及男性劳动者，她们大都依靠丈夫的工资辛苦度日，这在某种程度上使男权有了发挥的空间。在小说第十二章中，琦尔维斯因为没有古波铜子的施舍，最后只能沦落到在大街上，到了逢人便说：“先生，请听我说……”的地步。当琦尔维斯在生下娜娜之初，就曾经感慨过：“她本来希望得一个男孩，因为男子在巴黎总不怕没有法子谋生，而且没有这许多危险。”因为社会提供给女孩子生存的境遇远没有男孩子那样宽广与友好。

在第五章中，古波在洗衣店里在琦尔维斯面前光明正大地调戏克莱曼斯，而琦尔维斯却不放在心上。但更加可怕的是这不仅仅是琦尔维斯一个人的心态，她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女性所共有的心态，她们依偎着自己的丈夫，依靠着一个男人，她们从心理上认为男人始终比自己强大，应该包容男子所做的一切事情。比如拉丽的母亲，她被残忍的丈夫虐待致死，没有反抗，使得小拉丽也要继续遭受家暴的折磨。她们的不会反抗，她们的逆来顺受，使得男权更加猖狂。同时，强大的社会舆论也始终庇护着男性，不管是文章开头朗蒂耶离家出走还是后来的与他苟且，所有尖酸刻薄的话语全都指向琦尔维斯，似乎一切都是她的错误，怪她留不住男人，怪她管不住男人。善于搬弄是非的社会风气，虚伪的待人处事的态度方式，将这种偏见推向了高潮。

### 四、女性的至高追求——平实与美好

正如一开始琦尔维斯的愿望一般：“我的心愿只在乎能够安然地工作，常常有面包吃，有一个干净的地方睡觉，您要知道，一张床，一张桌子，两张椅子，就够了……”，她也只是一个平凡的女人。对待孩子，她的期

望也是那样简单而美好：“做个正经人，不可做坏人。”自始至终，无论琦尔维斯如何堕落，她始终保持着善良。当罗利欧夫妇对古波妈妈百般刁难的时候，琦尔维斯提出独自赡养。当古波妈妈去世后，她提出：“古波妈妈虽然没有什么留给我们，我们不能因此就把她当作一条狗那样抛进土坑里去……不。”她在偷与卖身之间，她选择了卖身，因为她坚信至少她这样做对任何人都构不成伤害。但是，善良在那个时代并不能给人带来全部的幸福，善良的同时要保持清醒与自律，要保持独立与自知，只有这样才不会在那个时代过得太糟。

她也曾有过美好的生活，她将洗衣房的颜色装饰成青天的颜色，她买过一个漂亮的红木时钟。但是，美好的保持需要付出一定的自制力与清醒的头脑，当然如果不出现生活中的意外，也许美好的保质期会更长。作为那个时代的底层人民，作为劳工，他们或多或少地都会受到资本家的压榨，受到因长期过度劳动而导致的病痛的折磨。当她与顾奢之间最后一丝纯洁的爱情与友谊消散的时候，当最后一股支持琦尔维斯的外力也离她而去，顾奢太太对琦尔维斯所说的“年轻时缺乏理智，到老迈之年就会饿死”这句忠告也就慢慢开始应验了。

生与死、情与爱、义与利是人类永恒的主题，琦尔维斯的人物形象就在这样的主题中显示出了其独特的社会意义。不管是她对爱情的选择，还是她待人接物处事所展示的态度，都体现了特定时代下女性的矛盾心理，女性特有的彷徨与迷茫。生存还是毁灭，在不同时代都有不同的表征与意义，它深刻拷问着人们内心深处游移不定的灵魂，并试图让我们做出看似正确而合理的回答。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除了不是在无声中堕落就是在怒吼中灭亡，是否还应该有其他的选择，这应该引起每个人的思考。

琦尔维斯应该首先是一个人，一个女人，其次才是某人的妻子。但是实际上纵观她的人生轨迹，她先成为了一个人的妻子，而后由于内外因素的相互作用使得她没有了成为一个真正自由而富有个性的人的机会。从女性视角解读，不是为了准求绝对的权利与平等，而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种角度能够把女性的个人命运放到对整个生命的真诚关怀之中，看到在特定时代映射下女性意识的表征，从而获得启发与思考，实现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发展。

#### 参考文献：

- [1]列克.还左拉应有的文学地位——兼谈《小酒店》[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02):108-111.
- [2]李可.浅析《小酒店》中琦尔维斯悲剧命运的成因[J].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05(03):15-17.
- [3]李运博.巴黎洗衣女和北平拉车夫生命悲歌的共鸣——比较研读《小酒店》和《骆驼祥子》[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S1):39-40.